

余受盧太玄家炳宗師之命，創立心齋研道會距今已三十四矣。心齋以利物濟人、度己度人、宣揚至道為宗旨。驅邪治病，度人向善，扶助世人，研經論道，為而不有，功成弗居，鞠躬盡瘁，為世服務，此志弗移，銘記於心，未嘗一日相違也。

至大至尊，萬神之神，無形無名，無乎不在，無乎不能，有別於民間信仰。破迷信，離世俗，脫凡塵。神靈顯赫，有求必應，效驗無倫。惠法修真，復性復命。外與物化，上通神明，超凡入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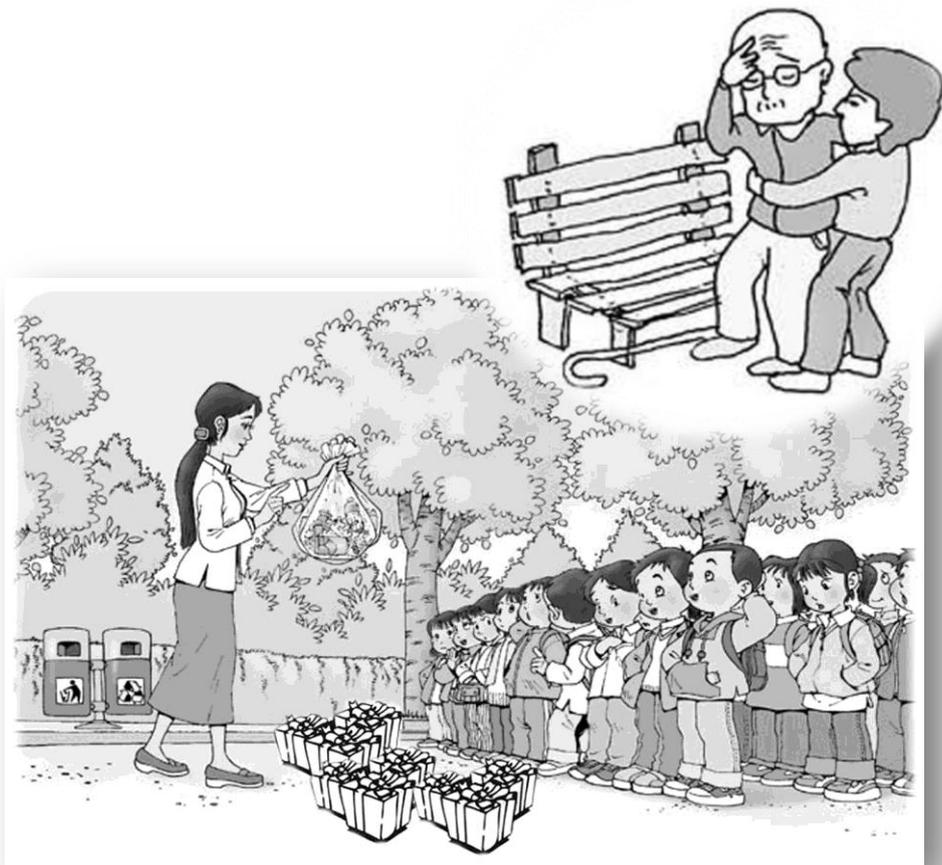
信奉者雖與日俱增，惟體制不全，余恐遠離宗旨，故有改制之想。於一九九八年春，奉 至大至尊示諭，設新守則，循理而行入正途，眾須奉行。辦講座以宣至理，授靜坐以習修持，聚研經為探理，出年刊以表聖蹟，廣為傳播，不覺已十二年矣。世人多昧，妄求鴻福，未知了生脫死之終也。行道易，行正道難；修道易，修正道難，是故修真者鳳毛麟角。

現今之世，科技昌盛，物慾熾盛，易生貪求，以物役心。而言修身、修心、修行古籍，誤以為致富之書，或誤修行以為致富之途，迷失真道，殊堪浩歎！

心齋研道會以超世為本，以入世為用，視修身養神為內修，不求名利，不弄權術，不斂錢財，至實至真，難於發展，故其道不彰也；而心齋基金，以入世為本，隨緣為用，視行善積德為外修，扶弱救貧，取於社會，用於社會，廣為宣傳，易於發展，故指日可待也。

道，不易而易，易而不易，基金之設，是變易之時也。心齋今後發展，以基金為主，推動社會公益事業，無宗教之分，無貧富之別，

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廣邀四海之士，凝聚一起，萬眾一心，群策群力，為基金作義舉，為社會作貢獻。



余幼承庭訓，讀聖賢之書。雙親好道，帶髮修行，耳濡目染，影響至深，時有欲成仙之想，不忘拜師之念。迄至一九七〇年，歲次庚戌，於不惑之年，有緣拜盧太玄宗師為師，隨其學道，不立文字，行不言之教。及後，更蒙 至大至尊教化、啟迪，知以誠意、正心、修身為基，老實修行。先修入世，後修出世，所謂：「道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。

心齋於一九九八年納入正途，十多年以來，每年均出版年刊。宣至道、言體會、說感受、廣傳靈驗事蹟，或內容乏味，未能引起共鳴，故閱讀者渺，未臻如期之效。有鑑於此，幸往事記憶猶新，以不變隨緣，略述一二，以記其實。

一、  
先父每天誦經，仿如出家人。余受家庭薰陶，自少隨雙親禮佛、拜懺。家中供奉觀世音菩薩及準提菩薩，靈驗非常，菩薩像前用玻璃水杯盛水，注花生油於水中，燃燈芯作佛前燈，杯中之水漸漸呈現紅色，影照於杯外，原來水杯內壁滿聚硃砂，是奇異事也。

二、  
抗日戰爭時期，民不聊生，路有凍死骨。余有幸入讀一所設備齊、師資佳、校規嚴之學校，校方供春秋兩季校服，並每日供三餐，每餐飯量約一碗，用鶴碗盛載，惟不飽。間或有飯多時，以竹籬盛出，如須加飯，要排隊輪候，因飯量有限，故不一定能有。時余雖不飽，而憐憫及捨己為人之心乍然而起，幫助同學排隊輪飯。

三、  
世俗之人每多迷信，喜求神問凶吉，兒時，余常隨先母赴巫咸處，有仙女七姐下凡，可問事；又或赴供奉呂祖之廟求治病，此皆是民間俗世之信仰也。

四、  
不殺生而放生，是佛教所謂積福。雙親為虔誠佛教徒，每年農曆新年，有放生鯉魚之舉。余隨母往放生，親眼目睹當鯉魚放生後，會游回頭，又搖尾，停留片刻才離去，似是答謝放生之恩，不由你不信。

五、  
歲次丙戌年，即一九四六年，為抗日戰爭勝利次年也。為着超度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，是年九月，廣州淨慧寺，即六榕寺，舉行水陸法事，特別邀請高齡一〇七歲之虛雲老和尚主持法事，同時舉行皈依大法會。雙親有幸皈依老和尚，携余前往參與其盛，時余未足十二歲，親眼所見，未是桃花開放季節，而桃花盛放，璀璨美麗，偉為奇觀，歎為觀止，實不可思議也。

六、  
余離開出生地有年，欲再供奉菩薩。先母告之，曰：「供奉神靈，要先開光，須由有道行之人請神在位，才可禮拜」。因不認識有法力之修行人，故不敢貿然供奉。惟覺有違所謂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之義。其實全乎一心，做到敬神如神在，是上上之法，惟較難而矣。

七、  
余未信奉 至大至尊之前，信風水命理，欲發達，常拜訪術士問前程，指點發達之途，無有不說余將大富大貴。信奉 至大至尊後，吾師勸諭：「風水命理雖有，惟不足以為信。虔誠篤信 至大至尊是為上法」。昔時，余不以為然，而今有感吾師言之有理也。

八、  
余醉心學道，每逢星期日，風雨不改，定必遠赴新界屏山大道村春雨草堂拜訪吾師，冀能有所學。吾師寡言，不談玄、不論道，唯有在吾師院子打掃庭園，掃落葉，或閒步庭園、或放風箏，自得其樂。

如遇颶風過後，更須修砍樹木。吾師行不言之教，培養學道人之信心及恆心，獲益無窮，一生受用不盡矣。

## 九、

余信仰 至大至尊後，不數年，蒙吾師惠賜三寶，授以驅邪治病之法。一日，吾師告余，曰：「將以大法授汝」，余悅甚。屢詢問吾師何日授以大法，無結果。後余以堅定之信念，信心十足，認為當機緣至時，至大至尊定必親授大法，果然，不久余得償所願矣。

## 十、

吾摯友為佛弟子，有著作，某日，相約赴荃灣玄圓學院訪一學問淵博，來自寶島台灣之法師，冀能開示。法師問曰：「汝學何宗」，答曰：「喜禪宗」，法師又曰：「今無禪師，學禪何如」，余不語。其實，禪是不立文字，亦不可說，所謂「有說皆是妄」。而大道無言，是故禪即道，道即禪，未知以為然否！

## 十一、

有一次，心齋同寅趁赴粵北山區助學後之便，往乳源縣虛雲老和尚修建之道場雲門寺，抵達時已近黃昏。有緣與曾是虛雲老和尚侍人，今已為主持之佛源法師，欲請其開示。佛源法師呼一僧出，此僧能操流利廣州話，倍感親切。佛源法師囑飯後再到方丈室會晤。當再趨方丈室時，遠見此僧坐於梳化上，揮手命回。余甚不快，心想：俗家人都不應如斯無禮，何況出家人乎！

是夜，於寺中四處查詢，並訴說該僧無禮，敗壞佛門之風，知是香港大嶼山某寺院董事，俗姓吳。

翌日清晨，邂逅佛源法師於寺中，頂禮之後，佛源法師請吾到方丈室相敘。佛源法師又命無禮僧出，其態度已有別於初次相見之時，可能知已闖禍矣。

有一次，巧遇無禮僧人於尖沙咀彌敦道上，余趨前頂禮，問曰：「法師可記得吾否」，答曰：「吾每日見之人眾多，焉能記得」。此語似欠修養，余無奈離去。

孟子曰：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

其良能也，所不慮而知者，

其良知也。



孟子像